

烽火红颜

褒姒大传

郑洁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



· 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目 录

引子：妖孽 / 1

第一章：褒晌出征遭围困 杨氏帅府发救兵 / 1

第二章：荒郊陨命因贪财 贼喊捉贼为掩私 / 8

第三章：褒洪德秦岭遭劫 褒小姐夜半突至 / 14

第四章：野花深处隐鸟歌 褒姒渺茫去无着 / 21

第五章：东风梦回伊人院 小楼吹彻玉笙寒 / 27

第六章：两处密令寻褒姒 生要见人死见尸 / 33

第七章：洪德相思无着处 褒姒石屋欲逃生 / 39

第八章：褒姒归程遇狐眼 摘草伤人凌波寒 / 45

第九章：褒姒被卖天香楼 奇怪嫖客夜游走 / 51

第十章：劫后余生又遇险 白狼再救为哪般 / 58

第十一章：褒姒回府遭酷刑 常林负伤丢军粮 / 63

第十二章：婆母儿媳暗较劲 威严褒府藏诡秘 / 70

第十三章：燕候千金远道来 初见褒姒妒丽色 / 76

第十四章：杨氏保家欲联姻 洪德夜半逗燕虹 / 82

第十五章：褒帅淮夷骂权奸 林珠褒府巧离间 / 88

第十六章：杨氏诡秘委重任 褒姒坊中丢大印 / 94

第十七章：林嫔主仆阻联姻 燕虹惹上咬人草 / 100

第十八章：燕虹怀妒罚褒姒 制衣坊里现危机 / 106

- 第十九章：寿堂上群美荟萃 巧弄舌绵里藏针 / 113
- 第二十章：林嫔作痴骂丫头 燕虹执意嫁洪德 / 119
- 第二十一章：侯府无辜多祸患 云过城头玉指寒 / 125
- 第二十二章：林嫔跌伤来密探 主仆再施计连环 / 130
- 第二十三章：脉脉含情痴儿女 燕虹褒姒争夫婿 / 135
- 第二十四章：痴褒姒醉登巫山 俏燕虹怀妒行凶 / 141
- 第二十五章：夜半刺客欲夺命 杨氏巧用迷情香 / 147
- 第二十六章：褒姒勇闯温柔乡 褒姒洪德夜私奔 / 153
- 第二十七章：流不尽的将士血 淌不完的无辜泪 / 159
- 第二十八章：燕侯府邸遭血洗 暗室之中藏秘密 / 165
- 第二十九章：燕侯调动十八鹰 周军直捣银月城 / 171
- 第三十章：洞房夜半进刺客 不知爱恨孰更多 / 176
- 第三十一章：褒府内鬼躲暗处 夫妻新婚便反目 / 181
- 第三十二章：褒帅归来合家喜 为儿纳妾娶褒姒 / 187
- 第三十三章：燕侯千金心婉转 喜堂被打褒姒癫 / 195
- 第三十四章：姐妹猜忌各为己 褒姒怀怨欲复仇 / 201
- 第三十五章：褒晌忠谏猝获罪 杨氏闻讯魂魄飞 / 207
- 第三十六章：杨氏情急忙通融 洪道去京遭不测 / 213
- 第三十七章：子青寻仇遭暗杀 燕虹反目疑洪德 / 219
- 第三十八章：褒姒智解洪德冤 林珠殒命成怨鬼 / 224
- 第三十九章：褒侯府风声鹤唳 讹传令处斩褒姒 / 229
- 第四十章：认义女计蒙褒姒 救褒帅倚靠献美 / 235
- 第四十一章：深夜叩爱爱已殒 身如槁木心如灰 / 241
- 第四十二章：褒姒路途遭截杀 姬宫涅初见钟痴情 / 247
- 第四十三章：琼台宫里珠玉飞 美人初承恩泽时 / 254
- 第四十四章：众嫔妃因妒生恨 姜德妃迁怒下人 / 260
- 第四十五章：赏芙蓉出语不慎 褒美人险遭杖毙 / 266
- 第四十六章：后妃们唇枪舌剑 褒美人被罚禁足 / 274

- 第四十七章：申后借手除德妃 奴婢被拘亡于毒 / 280
- 第四十八章：申后决计阻册妃 瑶嬪懵懂做棋子 / 287
- 第四十九章：褒姒月下追知音 姬宫涅狐疑停册妃 / 293
- 第五十章：褒侍卫反手一击 申王后将计就计 / 299
- 第五十一章：痛心疾首以毒斥 猝不及防钻瓮里 / 305
- 第五十二章：宫内外媚附褒姒 琼台宫花团锦簇 / 311
- 第五十三章：深宫寒潭冰与火 昔日姐妹今操戈 / 317
- 第五十四章：申苙太庙抛红泪 太子丞相谋狡计 / 323
- 第五十五章：申苙送汤探心智 瑶嬪怨妒恶言斥 / 331
- 第五十六章：申后以钗示警戒 云儿受罚不叫屈 / 338
- 第五十七章：指鹿为马巧作戏 褒毓深夜追狐眼 / 346
- 第五十八章：瑶嬪雪地盼龙颜 梅园献媚不畏寒 / 353
- 第五十九章：强强联手发攻势 褒妃玉箫惹祸端 / 359
- 第六十章：翠缕溪桥遭祸害 二褒涉险救义士 / 365
- 第六十一章：暗取衣扣造冤案 荟萃宫里哭声惨 / 371
- 第六十二章：宫娥寻扣被射死 狐眼销毁物证急 / 377
- 第六十三章：兰妍计诱褒洪德 淮夷太子横空来 / 382
- 第六十四章：瑶嬪夜半捡腰牌 申苙示好送花木 / 389
- 第六十五章：褒姒冷宫探疯妇 褒晌举家人牢狱 / 397
- 第六十六章：褒妃怀孕幽王喜 圣旨赦免褒家罪 / 402
- 第六十七章：褒姒重病时昏迷 飞霜殿里提紫珠 / 408
- 第六十八章：深宫竟遭花草毒 紫珠言行惊主仆 / 413
- 第六十九章：紫珠悲声诉往事 母女相见不相识 / 418
- 第七十章：吊坠解开身世迷 褒姒含泪为母泣 / 424
- 第七十一章：毁去花木妃忐忑 幽王设宴为开脱 / 430
- 第七十二章：褒毓设计诬太子 幽王暴怒欲废储 / 436
- 第七十三章：沁芳亭里遭暗算 褒毓现身解危情 / 442
- 第七十四章：姬宫涅赦旨废后 姬宜臼悖逆毁旨 / 449

第七十五章：	恶狐眼夜抓女奴	奸申后虚构妖孽 / 455
第七十六章：	玉夫人再探冷宫	瑶娘娘拼死一搏 / 461
第七十七章：	冷宫走水失瑶嫔	褒姒临盆申后急 / 467
第七十八章：	申后斗胆换龙脉	褒妃护犊遭毒打 / 474
第七十九章：	宜臼暴怒险伤弟	褒姒跪请废太子 / 481
第八十章：	申后赠送胭脂果	太子获罪遣申国 / 487
第八十一章：	血腥灭绝褒侯府	贵胄女主遭凌辱 / 494
第八十二章：	狐眼杀人巧嫁祸	褒姒自揭身世迷 / 501
第八十三章：	相寻姐妹被处死	山村忽又见生母 / 507
第八十四章：	幽王赦旨剿洪德	细作觊觎烽火台 / 515
第八十五章：	天子无奈点烽火	戏弄诸侯失众心 / 521
第八十六章：	众佳丽请命除妖	申王后欲擒故纵 / 528
第八十七章：	褒贵妃险被杖毙	兰统领遭受炮烙 / 534
第八十八章：	申后书简请高人	褒姒巧用计中计 / 541
第八十九章：	姬宫涅疑子谋反	狐眼女趁机倒戈 / 547
第九十章：	申后被废怀冤屈	幽王信馋讨申侯 / 554
第九十一章：	褒王后痛诉祸乱	玉夫人欲建功业 / 562
第九十二章：	鼙鼓一声天地暗	玉颜寂寞淡红飘 / 569
第九十三章：	尔虞我诈抢玉玺	螳螂岂知雀在后 / 576
第九十四章：	褒王后藏玺被盗	周幽王仓惶潜逃 / 583
第九十五章：	姬淑岱隔岸观火	俏燕虹为夫殒命 / 589
第九十六章：	烈女布阵抗顽敌	宜臼挥剑斩奸佞 / 596
第九十七章：	郑伯友舍身救主	姬宫涅含泪诉情 / 602
第九十八章：	姬宫涅舍命为妻儿	往事万般烟花殒 / 608
第九十九章：	各有命数难违逆	洪德褒姒何处归 / 615

尾 声 / 623

第五十一章：痛心疾首以毒斥 猝不及防钻瓮里

—

霞光渐暗，宫娥初上官灯又用银杆剔亮，灿然的灯光让人有些心神摇曳。隔窗望去，几棵百年以上的银杏树，高数丈，深深碧叶，摇碎点点灯火，恍惚迷离。

申后望定瑶嫔，目光不可捉摸地闪烁，面庞浮上温柔笑意：“大王面前，你要为褒美人美言几句。”

瑶嫔低着头想：为免暴露切磋琴艺之事，需得如此。不由感激申后提点，嫣然点头：

“娘娘所言极是，臣妾谨记。”

说了半晌闲话，申后又留晚膳，膳后瑶嫔拜辞，狐眼换班。墨竹一肚子的疑问，直直的望着申后道：“妖女和人私会，大王都没责罚。她一旦册封，便会觊觎后位，若生了儿子，便会谋取太子之位。她这么威胁娘娘，明目张胆地害娘娘。娘娘还要瑶嫔为她美言？”

申后笑得幽深莫测，目光如雪地冷凛：“猜忌是非常痛苦的，又余情未灭，听得几句好话，必然难以自制，急巴巴要去琼台宫。瑶嫔这种人说话，他才会信。”

墨竹漆黑的双眸流出惊讶：“娘娘说的是大王？让大王再次亲近妖女？”

申后将鎏金指套刮在几案上，发出破碎响声：“你仔细从碧瑶那儿探口风，仔细留意大王行踪。他若去琼台宫，我自会准时赶到。”

墨竹转眸思量，笑道：“娘娘好主意！当着大王面揭穿妖女毒杀国母之罪，行使后宫之主的职权，杖杀妖女，大王亲眼目睹妖女恶行，以后自然无话可说。”

暮色透过栖红色窗纱洒进来，在人心上荡起一波波阴翳。申后侧身看着窗下，目光幽幽的，如深潭望不到底。良久，她脸上涌起先贤般忧国忧民的凝重沉思，语声沉稳：

“六宫雨露均沾，天下才能太平。君主不能专情。可他如今这般纵容褒姒，实非社稷之福。我若不除妖女，有愧于姬家列祖列宗。妖女，你多行不义，自取灭亡！”

看着墨竹传膳上来，申后也无食欲，怅然对着美味佳肴，只不动箸。

墨竹便盛了一碗羊骨髓汤，恭恭敬敬递上：“天子之意难测，王后和大王夫妻多年，对大王之事无不上心，大王终会体谅您一片苦心。娘娘就请宽心用膳吧。”

宫灯从重重垂纱帷帘后透进来灿烂光影，申后背光宽坐，裙裾在足下铺展成舒雅优美的弧度。任凭身后是灿烂锦绣，争奇斗艳的浮光掠影，她却沉浸在阴翳之中，脸上是毫无生机的冰冷死色。

又一个星光灿烂之夜，墨竹慌慌张张进来禀报：“娘娘，大王果然听从瑶嫔，命制两个白玉琴，一个怕是要送给妖女褒姒。听说大王已命寺人王进回宫拿琴，他宴请外臣也该散了。”

申后急忙站起，目中隐隐透着森然，一拂广袖：“快走！命兰妍跟着。”

寒月澄明，饱满晶莹。一色的寒光覆盖了远近交错的宫殿、壁廊、亭台。

团凤镶珍珠锦缎软帘掀起，兰妍闪身而入，黑脸凝霜：“属下待命多时。”

一大群人行走在花园里。鸟雀惊飞，锦衣迤迳，潋滟檀唇，默不做声。白霜覆盖的道路泥泞湿滑，各怀心事，费力平衡，一路走得寂静无声。耳中听得轧轧的铜轴木轮华盖车轴轧地声，陡觉这夜里寒露如霜，沁人心凉。

申后坐在车上挑帘望去，窗外依旧满月，色极澄明。万倾宫阙都披上了稀淡的银灰色光晕。远处上林苑的后山依旧层峦叠嶂，幽静得使人神往。近处未扫的残叶被风卷起，唯有阴暗得难寻光亮的地方才是容纳之地，仿佛人世上从来都是如此不容颓败无用的东西。

申后放下细金线纹绣的撒花帘子，便被淹没于一片暗沉光影里，只觉得生平所经的所有夜晚，似乎从未比今晚更冷更黑。

二

琼台宫前宫灯璀璨人影晃动，众人见到申后慌忙下拜，只听哗啦啦一片衣袂响动声。

申后命起，正要不经通传径直进入，却被褒姒伸臂拦住，面色一如黑夜暗沉：

“请王后娘娘体谅小人一二，大王在此，不容打扰。”

申后容色被精湿的夜色沁透，泛着青白，眼风凛然：“连本后也不让打扰么？”

褒姒稍稍一怔。一个寺人已风一般旋进内殿。

朱漆蟠龙柱，紫檀龙凤雕透座椅上铺了兔毛椅褙，绣着多子多孙图案。小儿臂

粗的龙凤呈祥烛上抹了香粉，飘出的香味和殿中铜兽口中吐出的合欢香味交融，让人觉得欣悦舒坦。

褒姒正在几案前俯首调琴，两边鎏金青铜仙鹤香炉，从鹤嘴吐出渺渺香雾。

寺人进来跪禀：“大王，娘娘，王后娘娘来了。”

姬宫涅正在抚着褒姒黑缎般的秀发出神，闻言眉头一皱，一抹不悦之色沉落眸底：

“她来做什么？”略一思索，又道：“命进。”

那寺人忙站起来，低头退出。

申后由墨竹虚扶着入内，对君主行礼。褒姒复拜申后已毕，被姬宫涅拉着手，三人分礼落座，宫娥上茶，退下。

申后面色悲愤、冰冷，伸臂指着褒姒，广袖在充溢着合欢香的空气里瑟瑟发抖。双目凝泪，一字一句如刀直刺：“你平日不参拜本宫也就罢了，但必得把此事说清楚。”

褒姒有些迷惘，无措地看着她，清澈眸光里水色颤动，声音低弱：

“不知娘娘所问何事，奴家一定详尽答复，不敢有少许隐瞒。”

申后暗自冷笑，不动声色地拿出褐色陶瓷长颈瓶，在灯影里晃着，声音沉稳：

“这瓶药，是你给我的？”

一语不慎就会惹祸，一步走错就会没顶。褒姒心里森然发冷，轻轻摇头，矢口否认：

“奴家没有，奴家从未见过这药瓶。”

申后冷哼一声，伴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，咬牙切齿道：“果然狡辩。带上来人证！”

话音甫落，狐眼押着圆胖脸的侍药寺人进来，那人跪地，吓得浑身颤抖不敢抬头。

申后拿手中药瓶给他看，瞳孔紧缩，冷然笑道：

“做下人的，最难得忠诚无贰。大王在此，你休要惊惶，就把事情原委，如实讲来。”

那寺人断脊狗一般伏地，偷眼观看殿中情形，眼神抖得像风雨中的飘萍，颤声哭道：

“大王，娘娘容禀，小人不敢有半句隐瞒。前几日琼台宫褒侍卫，让小人把这瓶里的药下在王后娘娘的胃药里。还说，褒娘娘美貌无双，必会常宠不衰，会为小人谋个……好前程。”

一瞬，惊诧、唏嘘之声溢满大殿，众人面面相觑暗转着眼珠，不敢抬头。

姬宫涅在宝座上转了数次身子，面色映着房顶琉璃瓦，晦暗阴沉。

褒姒抑着慌乱，端然摇头，笃定的神情，凝重的语气：“唤褒侍卫进来问话。”

褒姒进来伏拜，听褒姒说明事因，竟面色如常，点头答道：“这药的确是小人给他的。”

众人大惊，姬宫涅瞪大鹰眸，擦去额头汗水，那汗却不断冒出。云儿腿伤未愈，一瘸一拐地端着茶点出来，手一抖，磁盘落地，发出刺耳响声，茶果滚得到处都是。

早已看淡生死，活着只是行尸。今番誓要报恩，死了也少遗憾。褒姒很快平复心底的震荡，捏紧帕子，声音沉缓、坚定：“你倒是诚实，是我给你的药，一切由我承担。不知者无罪，你下去吧！”颤悠悠起身，跪向帝后，眸中泪雾盈盈：“褒侍卫只是听命而为，请求饶恕她，褒姒感恩不尽。”

褒姒跪着不动，褐眸低转不停。

申后举着药瓶，泪眼婆娑声色俱厉：

“大王明镜高悬，善辩忠奸。褒美人侍宠毒害本宫，证据齐全，罪同谋反。本宫承天命执掌后宫，行事一向无愧于天地，无愧于姬氏列祖列宗，无愧于大周子民！我今天要行使职权，以保大王休养生息之地清净，以捍卫姬氏祖先金戈铁马得来的江山社稷。”

三

姬宫涅手脚冰冷，冷汗不停冒出，天青色四爪蟒袍脊背已湿，惊悸向全身蔓延、回荡，心痛无比，苦涩难忍，却也只是默默不发一语。原来这世间全是被欲望权势充溢着的女子，原来这世间并不存在真正的情爱。原来他身为天下至尊，却也逃不脱凡夫俗子的奢梦！

申后指着褒姒、挺背扬声：“褒美人，你可知罪？”见褒姒头深深低着，只是不语，她痛心疾首：“你们既然目无王法，就别怪本后无情。你们以下犯上图谋不轨，毒害一国之母，欺君谋逆。本宫念你父忠心褒国，九族不加株连。来人，将她们拉出去，杖毙！”

挤满人的大殿中没有人语，只有呼吸声清晰可闻。姬宫涅近在咫尺却不说话，只是凝视褒姒，鹰眸幽深无底，看不清内里分毫。

褒姒脸色惨白，眼神空洞，面无一丝表情，如同固定的植物标本。

褒姒对着靠近的侍卫怒吼：“住手！”又向姬宫涅跪拜，哭道：“小人冤枉，褒娘娘冤枉，请大王明察啊……”

姬宫涅的眼神如冰渊望不到底，心思纷乱如厮，一拍椅子扶手：“事已至此，有何冤枉？”

褒姒伏拜道：“大王，褒娘娘给的药是健胃补药，她一心孝敬王后，决无毒害之意！深宫寒潭，我妹妹又无位分，处处如履薄冰。此药若是变成毒药，必是被人掉了包，请大王明察，揪出罪魁祸首，与小人姐妹做主啊……”

姬宫涅霍然起立，鹰眸灿亮：“这……”瞬间已心念百转，千万狐疑，不知该相信哪个。

冷，透彻心扉的冰冷。是谁的笑温暖过她，是谁的泪为她滑落。褒姒凝神褒姒，她全然是咄咄逼人的冷酷，不肯罢休的执著。褒姒将心一横，泪眼望着姬宫涅，声音极其悲哀：“臣妾……一切都在臣妾，褒护卫只是听命当差……请大王做主，饶恕姐姐……”

申后气得手足冰冷，浑身发抖，盯着褒姒的眼神阴冷得使人打颤：“大王圣明，褒氏姊妹谋害国母，罪同判国，出尔反尔，妖言惑众，臣妾请大王降旨，杖杀奸恶，立即行刑，以正宫闱，以平人怨。”

姬宫涅一双鹰眸，含着冰冷，夹杂嘲弄、狐疑、伤痛，神情彷徨不定。

申后双目喷射怒火，恨不得烧毁世界，一个眼色，墨竹拿住药瓶逼近褒姒。申后切齿痛恨道：“既然你们刚才说这并非毒药，你就当众服下！本宫可赦免褒侍卫的罪过！”

褒姒拿着药瓶的手哆嗦着，直觉浑身瘫软，无法支撑，眼神倏忽冷彻，神情笃定地打开药瓶，泪流满面地望着姬宫涅：“大王，臣妾情愿服下这药，但有一事请求……”

姬宫涅鹰眸收进褒姒的哀伤欲绝，心思纷乱，满怀伤感，微叹一声红了眼眶，探身向前：“姒儿……讲来。”

褒姒面色怔忡，哭道：“请你放过姐姐吧……”言毕，慢慢将药倒向嘴里。

姬宫涅急忙抱住褒姒，满怀的伤痛、凄凉，泪盈，声音含糊不清：“姒儿……你好走……”

大殿一时很静，但闻急促的呼吸声此起彼伏。

众人惊诧地望着褒姒许久，见她悲苦、凄楚的神情渐转淡定，推开君主，徐徐站起来。

姬宫涅看着褒姒沉稳落座，鹰眸欣喜，又渐渐冰冷，一步步逼近申后：

“你……你如此狭隘嫉妒，恶语诬蔑……”

申后眼神纷乱，不敢与姬宫涅对视，如同掉进无底洞里，只觉得身子在无限下坠，四周是可怕的黑雾。她哆嗦着，跪地大哭：“臣妾冤枉，请大王饶恕……”

见君主勃然大怒，众人一起跪下。

“姒儿，孤王要择日册封你。”姬宫涅说完，对着申后冷哼一声，拂袖离去，在门口用力关上殿门，咣啷一声巨响，震颤了所有人的灵魂。

申后神魂俱碎，七情已灭，匍匐在撒花地毯上，久久不能抬头，众人劝慰无济于事。

狐眼低着头背转身只怕被褒姒认出来，忧患的心思如潮暗涌：冤家路窄，你死我活！

待申后一众灰溜溜离开，云儿关上殿门，哭着拉住褒姒：“小姐，我刚才，好害怕！”

褒姒轻抚云儿脊背安慰，褒毓满脸冷傲的笑：

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我只担心给她的健胃药被识破、掉包，那便不是她嫉妒诬陷，那我们都得死！”

“求求你，安分些吧！”褒姒惊恐不定地拽住褒毓，只觉得这局步步惊心。她思绪纷纭，走到窗前，觉得外面阴暗莫测的世界就是她的未来。

她头上不是珠围翠绕，只斜插了两只红珊瑚珠簪子，穿着暗绿的锦衣，上面绣着零碎的兰花，风恣肆扬起裙裾，使她看起来落寞清寂。

第五十二章：宫内外媚附褒姒 琼台宫花团锦簇

眼看着树叶落尽到了冬至，木芙蓉盛极而衰。

这一日早膳后，明眸皓齿的莺儿双挽手站在朱红壁廊下，笑看鸟雀登上梅枝。她上穿粉红锦缎裙襦，裙长及地，袖口用一品红丝线绣着半开未开的玫瑰；米黄色丝绦束腰，垂着小巧别致的香袋及青玉连环佩，倒显得身材窈窕婀娜多姿。

云儿摆弄着腰间湖蓝色玉佩走出来，闷声道：“这些天烦死了，总算能勉强走了。”

莺儿闻声回头，见云儿穿着粉蓝色绸缎薄袄，袖口领口皆是芍药纹绣，外罩一层金银丝线织成的轻纱。乌油油的青丝在头顶梳成一个云鬓，斜插一支青玉簪，看起来比平日高挑。莺儿轻柔笑道：“云儿，你好像比刚进宫时长高了。”

“哪里长高了？是这头发的缘故。”云儿指着头顶的云髻笑道：“听说御花园西北角的腊梅开了，莺姐姐，咱们去解解闷儿吧。”

莺儿摇摇头：“不行，你这脚……还怕等会儿宫里又要忙起来了。”看着几个宫娥在忙着扫阶下的落叶，几个寺人在玉阶上摆放应时花卉盆景，一群宫娥寺人端着盘盏匆匆路过。莺儿低声道：“如今这些后宫佳丽见咱们娘娘屡屡脱险，得势了，都一心巴结起来。天天的这个送来衣物、美食，那个送来金银、首饰。金玉绮罗都将两个偏殿堆成小山了。内外官夫人们也人来人往的攀附，每天都络绎不绝好不热闹！进进出出怎么这么多人呢？流水似的源源不绝。琼台宫都忙翻天了。”

云儿不免得意，习惯性地眯着眼笑，笑容后缓缓流出苦涩：

“申后受挫，暗地里没少笼络人心，又屡次进言，要选美填充后宫。看似贤德，还不是要遏制我家小姐？大王一心恋着我家小姐，昼夜陪伴，不理那矮子，选美事就这样耽误下来了。宫里娘娘这么多了，选什么美啊？”

两人低声说着私房话，见一群盛装丽服多姿多彩的佳丽走来急忙见礼，引着进去。这拨人刚刚退去，赵嫔和几位后宫又来庆贺，一屋子的衣香鬓影，环佩叮咚煞是动听。又一群宫娥寺人抬进来一长串箱子、放好数匹锦缎，跪地行礼已毕，排着

整齐的队列出去。

内殿里一片花团锦簇，褒姒只梳了个倭堕髻，一边插了个镶八宝掐丝金簪，丝丝络络的垂在耳畔，戴着翡翠玉镶金耳铛。身上穿着家常衣服，斜倚在紫檀木的榻上，慵懒地看着人来人往，莺儿忙着接礼、打赏。云儿脚踝处有伤，也不闲着，扶着墙，一跳一跳地指挥宫娥。

待会儿人潮退去，风顺着琉璃珠窗帘吹进来，琉璃珠发出零碎声响。褒姒拂着耳边赤金丝络，蹙眉道：“瞧着屋里都没空了，快将那些劳什子收起。”

云儿忍不住好奇，一瘸一拐地接连打开数个箱子，惊叫：

“啊！这箱全是镯子、那箱全是耳环……”

一个宫娥双挽手，曲身，笑吟吟道：“每宫娘娘每年都有首饰二十箱，绫罗绸缎二十四。”

“哦。”褒姒淡淡回应，觉宫廷里多处铺张，甚是奢侈、浪费。

“这么多啊，用不完哎！”云儿捏着帕子，满面欣喜地打开一个个箱子，双目发光地翻看，再合上。

看着寺人、宫娥在莺儿招呼下将箱子收拾到偏殿里，褒姒环顾众人道：

“你们在此执差，以后咱们都是自家人，可以随便些，不必拘于细礼。”

宽绰的内殿不设侧门，描绘精致的孔雀屏风靠近西窗，由一块巨大的雪缎制成。雪缎被边缘的紫檀架子绷得平整如镜，简单素净。雪白的屏芯被越窗阳光映出一片柔和的光晕。这样的屏风在宫里不算珍奇，但镶嵌在屏风骨架中央的明珠透着淡淡蓝光，使屏风身价倍增。

褒姒坐困了，站起来，转身，将手覆在屏风的镶珠上徐徐摩挲，硕大、圆润的夜光珠，单手难以握住，在一日日渐趋寒冷的时光里保持着温润如初的触感。

姬宫涅在门口笑道：“美人可是闷坏了？走，随孤王出去走走。”说着入内，轻牵褒姒手。

寺人王进垂首，声音尖细：“大王，御花园里风景正美。”

姬宫涅拉着褒姒手，看着她没有笑容的脸：“美人，孤王带你去御花园解闷。”

褒姒漆黑的眸子映着阳光，晶莹闪亮，轻低螭首：“奴家遵旨。不想坐辇，随便走走吧。”

姬宫涅拉着褒姒在前面走，莺儿等一群宫娥、寺人、侍卫在后面跟着。路过御膳房的大院时，褒姒看到一个寺人在宽大的庭院里扬着斧头劈柴，累得满头大汗。又被一个木渣蹦起来刺到左脸上，鲜血汨汨流了出来。她不由自主脱口惊

叫：“哎呀！”

那寺人闻声不顾脸上的血一直流到脖子里，满面恐慌地跑过来，跪地附拜：

“奴才该死！不小心惊扰了大王、娘娘，请大王、娘娘恕罪。”

二

阳光映着姬宫涅的蕴寒鹰眸，他指着受伤寺人道：“你今天的确吓到美人了。”

褒姒满目急切地朝姬宫涅挥手：“没有没有……”转面莺儿：“快去拿金疮药，给他敷上。”

姬宫涅用眼色止住莺儿，命身边寺人：“带他去太医院止血，切莫吓坏美人。”拉着褒姒手继续往前走，低声道：“美人善心可嘉，却有不妥。以后若是遇到此事，应当视若不见。”

“奴家遵命。”褒姒欲挣开被姬宫涅攥着的手，却是无用，向莺儿投去迷惘、苍冷的眼神。

晚霞未退时月亮已经悄然升起，灿柔的月华照亮了寿仙宫外的小径。随着传膳太监悠悠长长的呼唤，御膳房的一队宫娥、寺人端着托盘从御膳房徐徐走来。

燕台夜永鼓逢逢，猎炬金樽烂漫红。列帝王侯灯市里，九衢仕女月明中。

宫娥太监在前殿布菜已毕，墨竹笑靥迷人地安置后宫嫔妃入座，另有一帮犬戎歌舞伎在高台上助兴。墨竹又亲手摆放银箸、羹匙，举止娴熟优雅，举手投足间透出大气从容的王室风范。

席间，申后夹了一块熏肉尝尝，满意点头：“这道菜不错。”伸臂向几位妃嫔面前的小碟里夹了，又夹给下首位置就坐的瑶嫔，笑道：“瑶妹妹多吃些，富态了更美。”

瑶嫔的桃腮红润似霞染，裹水明目映着灯火更外迷人：“多谢姐姐，臣妾受宠若惊。”

赵嫔等几位宫嫔怕人群里是非多，托病不来。瑶嫔下垂手位置坐着几嫔，其余都是世妇、女御、姬、女史等。轻纱为幔，遮挡了后宫女子的尊贵美颜。大家推杯换盏间，窈窕姿影，绰约多丽，隐约可见。叽叽喳喳地说话，谈论的多是伯阳父的最后一次谏奏，直接转化为后宫妖孽问题。

申后自饮一杯，端着杯子环顾：“我给诸位妹妹敬酒。不想德妃妹妹那么烈性，以至殁了。本宫总觉得少了什么似的，每每伤感。连聚会都少了几分热闹。”

她一个个敬至瑶嫔，笑道：“咱姐妹们独守寒夜，酒可暖身。莫道一杯薄酒，乃是姐姐虔诚的敬意，请妹妹满饮。”

瑶嫔已经半酣，接过杯子一饮而尽，说话间舌头已不受控制：“伯阳父的文王卦辨理阴阳。他夜观天象，看出妖孽就在后宫。姐姐为后宫之主，难道就任凭妖女横行，祸乱后宫？”

一宫嫔和德妃交好，不胜酒力地趴在几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“如今大街小巷都在传唱：褒城幽冥到后宫，祸害大周的妖精。有朝一日妖风盛，万民涂炭何聊生。宫娥们都不敢夜值。妖女仰仗大王宠爱，使人偷盗绮仙宫，以巫蛊之术诅咒德妃，害死德妃娘娘，真是狠毒之极！”

众嫔妃各个都修炼到上乘的两面三刀功夫，七嘴八舌地要求申后瞅机会杖毙妖孽，以保后宫清净，社稷安泰。

申后幽然一叹，向身边的墨竹使罢眼色，黯然垂首，耷拉着嘴角再无一语。

墨竹雪缎百褶裙，头上云髻高绾，插了一只金凤钗，双挽手站在窗口，环顾众人道：

“不是奴婢敢于扫诸位娘娘的兴，伯阳父精通文王卦，占出后宫有妖孽作祟，进谏大王废黜妖孽，可大王不仅不听，反把伯阳父罢官削爵了。妖女宠深，谁敢动她？”

申后因酒，白皙脸容添了红晕，满目感伤、无奈：“依后宫惯例，我们姐妹理应雨露均沾，可如今大王已两个月不离琼台，宫中规矩完全破坏。本宫曾进谏大王，反被他斥责狭隘善妒。大王十分迷恋褒美人，不仅每日同食同居，且行则并肩坐则叠股。那日本宫亲去琼台，那褒美人既不行礼，也不参拜……”声音益愈低哀，忍不住落下两行泪来，轻轻擦拭。

“妖女委实傲慢之极！”

“妖女仗着大王护着，也太没规矩了吧？”

众嫔妃纷纷议论，义愤填膺，也有个别低头不语或暗自冷笑者。

瑶嫔歪歪斜斜站起来，拢拢鬓发道：

“妖女如此德行，真乃周宫的不幸！君宠常如花开，总有败落时。我等当盯紧妖女，若拿到她的错……”

众嫔妃齐声称赞瑶嫔为人痛快。

高台上，鼓乐声管弦声交相辉映，此起彼伏地消融在窗外月色里。琵琶唱遍江南曲，玉烛能焚塞北风。唯有清光无远近，他乡故国此时同，玉露铜壶切莫催。白色的雾氤氲上来，那是炭火腾出的熏暖气息，弥散在地毯上，驱散了寒意。

三

坐着观赏歌舞的嫔妃们都裹着厚实的镶滚宫装，此时褪掉外层，不见了初时臃肿，一个个轻盈飘逸。

申后无心观赏歌舞，悄悄起身来到窗前，隔窗看到月色灯山满帝都，香车宝盖隘通衢。近处的临水亭旁，月色在明镜般的水面波光荡漾。

侍卫兰妍站在宫门口，微窥申后低矮身影，暗道：人是微缩的，心是猥琐的，此话果然不假！

宫灯如火树银花乍放。将膳后的琼台宫笼罩于一片静谧之中。姬宫涅正拥着褒姒观赏犬戎歌舞伎的歌舞，忽听寺人王进来禀：“大王，王叔姬淑岱有事求见，在宫门候着。”

姬宫涅揽着褒姒，蹙眉不语，王寺人复禀，他站起来道：“烦琐。”迈着大步朝前殿去了。

褒姒舒展着双臂打了个呵欠，命歌舞伎退下，摆手让莺儿近前，悄声道：

“我今天让你拿药救那寺人，难道做错了么？”

云儿坐在一旁皱着眉，抚着脚踝伤处，听莺儿诉说了事因，歪头对着窗子，满目惶惑：

“娘娘好心救人，大王也不高兴，难道见死不救才显得自身高贵？”

莺儿合手行礼，声音不徐不疾：“奴婢多嘴，请娘娘恕罪。”

褒姒扭头望她，清眸折射出温暖光晕：“不必多虑，你且讲来。”

莺儿舔舔有些干燥的嘴唇，看看窗外，低声道：“大王实在是为褒娘娘好。主子娘娘要有主子娘娘的架子，否则即便善举，也会被人恶意贬损，毁坏声名；或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善良，造谣生事，嫁祸栽赃、诬蔑陷害也是有的。”

褒姒不由惊悚，心思婉转，很快平复，点点螭首表示恍悟：“我明白了。比如今天那寺人若是哪宫娘娘的贴身奴才，被我施以援手，就可能被人认为蓄意拉拢利用，从而树敌。”

莺儿点头笑道：“娘娘果然大慧。若是您轻易对哪宫奴才施以援手，不仅娘娘好心被人恶意生诽谤，那奴才恐怕也要遭殃，自此不再被主子相信，无端遭受打骂、鞭笞，甚至找个理由处死也不为过。”

云儿不大的眼睛写满紧张，合手闭目，嘴角蠕动道：“大慈大悲的女媧娘娘，得亏我家小姐今天救的只是御膳房寺人。以后我们要硬起心肠，见死不救才

是好人。”

褒姒朝云儿凝目：“你少说些吧，这会儿脚踝不痛了？”

云儿蹙眉道：“痛……”

褒毓以灵猫般的敏捷进来，依着紫檀椅背直视褒姒，嘴角挑成讥讽的弧度：

“娘娘，你好美！”

褒姒站起来，看着众人，众人便识趣退下。两人牵着手到凤榻旁的桃心木几旁坐下。褒毓目送云儿等人退出，笑容郁郁如窗外稀淡的霜雾：“这大周后宫那么多佳丽，以娘娘这般专宠情形，作为女人，也该满足了。娘娘若能很快册妃，就可算一步登天，宠荣之极。”

月光越窗，映着褒姒的淡忧：“恩姐，你曾经那么帮我，褒姒没齿不忘。没人时你就别叫我娘娘了。能和你做姐妹乃是福分。红颜弹指老，恩宠不过一时。姐妹情谊才能天长地久。”

褒毓手抚绿玉茶杯的沿口，紫檀屏风上的明珠不波自定，闪闪光辉映亮她闪烁的风目：

“我了解你，你心里，其实一直放不下他。”

褒姒眉头耸了耸，面色如风和日丽时的湖面，压低声音：“好小姐，以后再莫说这个。”

“以后千万别叫我小姐，当心隔墙有耳，危险！”褒毓面色寡淡语声果断，在锦凳上前倾身子：“这个昏王强占了你，你恨他吗？”

褒姒眸光如水，直直流泻到地面：“既然无爱，何来的怨恨？”

褒毓站起来，走向窗前，风吹衣袍飘拂，给人一个孤峭背影：“你骗不了我。任何一个女子被一个不爱的男人强占，都会生根。恨他，你就该设法毁掉他！”

褒姒有些惊悚，一直都看不懂她，觉得她言行多有不可思议处，莫名其妙地看着她：

“恨，就毁掉？那么我早该毁掉你们褒府。也不是没想过，只是无能为力。”